



淺草文庫

近世叢語卷之五

豐後岡角田簡大可撰

品藻

伊藤仁齋道諸葛孔明渠霸者之臣耳豈王佐之才乎哉或問曰然則子當路于蜀則孔明之功可復許乎仁齋曰人各有能我不能為孔明孔明亦不能為我古之宰相有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者我亦以孟子梁惠王一篇治天下乎
貝原益軒與五井持軒書言伊藤仁齋執拗偏見似郝京山矣

三宅尚齋評山崎闇齋曰以淺見網齋嚴威佐藤直方俊獎而未能及翁風韻也

室鳩巢曰山崎闇齋近世豪傑之士也然自處太高待人太嚴其授受之間無從容委曲以盡彼此之情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豈不之思耶至其晚節好神道使人失望

或問中江藤樹雨森芳洲曰賢人也隱居近江隣里鄉黨稱為佛子有所交爭必聚於其庭以質焉吾無得而問然焉問山崎闇齋曰嘗為沙弥廿歲左右著闢異一篇貼於寺門遂蓄髮入儒可謂丈夫惜乎未知佛意也

問伊藤仁齋曰余少歲觀望儀刑至今死在心目君子也問物徂徠曰博學文章海內無雙第憾於大綱上有差矣問木下順菴曰愷悌愛敬教育英才則見之其他非吾所得而知也

雨森芳洲曰吾自飲食衣服以至宮室爵位絕無偏好故閨厨寂寞家門無事質諸鬼神而無愧縱不及老莊關尹以下蔑如也唯平生最不堪者有四一曰詩惡二曰碁輸三曰身疼四曰錢無耳

雨森芳洲曰米川操軒仲村揚齋藤井懶齋固不可以博學名之然其立身卓偉自脩謹嚴亦可以為篤行鄉

先生今則無斯人矣

米川操，軒名一貞，字幹叔，京師人家。世業販賣，操軒性廉介，不屑也。乃受業三宅寄齋，寄齋期以遠到，寄齋後乃謁山寄齋，請益遂以性行篤學名于世。而不干祿，仕壹奉程朱之說，四子小學近思錄書易等外，不欲泛觀他書。雅與伊藤仁齋相懽，迄仁齋排程朱學，建一家言，操軒不憚，乃贈書絕交。與藤井懶齋仲村，揚齋，名之欽，字敬甫，京師人，自為童子時，厚重不好嬉戲，及長，惟務篤實，不喜浮靡。先世住市中，而揚齋厭其喧囂，遷居幽地，日杜門潛心大業。諸論學談文之外，不敢為泛交，性廉貞寡慾，於功名財利泊然無情，雖少長于賈豎之間，不知物價，其家世豪富也。而盈縮無所問，嘗為管長所賦墨，親串欲以訴官，揚齋不可，曰：「以私財損人性命，不慈莫大焉。」從是家道日衰，而亦不為意。揚齋博物洽聞，莫不窮綜，而尤邃于禮，其處家行己，吉凶及日用之間，一軌於古道。言動不苟，踐履足則又審音律，其所發明者，雖當世達者欽服之，專奉性理學，以誠敬為本，深非時輩涉

異說，其教人以小學近思錄，開發之，惓惓至老不少怠。常云：「吾厚信朱子經說，設使其有謬說，為朱子所誤，亦所不辭也。」又曰：「解說經義，寧下毋高，寧拙毋巧，研究剖析，務以得本旨為要。」歸著有西書鈔說、五經筆記、四書筆記、三器通考、慎終疏節、追遠疏節、讀易要領、姬鑑等書，凡四十餘種。

藤井懶齋，名臧，字季廉，一號伊萬子，筑後人。以鑿術仕，久留米疾，一日誤用藥餌，告官自黜，隱居京師，專以儒行，不復執刀圭，晚以迎其先塋，所在退居于京西鳴瀧村，超然絕世，累其學宗紫陽、高談性理，一時藉然有隱君子聲。懶齋本豪氣，及老益慷慨，每曰：「余有一策，關東若召吾，則無程而至，即日獻之，朝陳夕死，無復憾矣。」有子名園平，卓犖喜兵，好說天下之形勢，為父執米川操，軒仲村揚齋所憎，然園平不以為意，懶齋亦不禁，室鳩巢於懶齋，本無半面之識，而其推尊之，稱伊萬先生，徵君著有國朝諫諍錄、閑際筆記、耽餘錄、本朝孝子傳、大和為善錄等書數種。

物徂徠氣宇雄豪，早視一世，而獨以伊藤東涯為一勁

敵警然恒抱爭衡之志、有自京師來者、必先問東涯事、業何如、伊藤東涯謙遜自牧、夷然視物、徂徠每值東人、未嘗有談及徂徠也、於是人定二子神宇

伊藤東涯嘗覽物徂徠送菅神童序、謂弟子曰、以大人、着鬼臉、以怖小兒、東涯評薦徂徠、唯此一言耳、奧田三角云

山田麟嶼、名正朝、字大佐、後改名弘嗣、姓菅、江都人、父宗圓、大府整員、文昭大君時為儲君侍整、階法眼、麟嶼生而警悟、不好弄、甫六歲能讀國字書、冊賦和歌、亦可誦、七歲讀論孟五經、旁通子史、不煩課督、既而修文辭、操唐音、旁學音律、才益秀、記聞益博、人皆稱神童、名譽益隆、遊物徂徠之門、徂徠稱曰、吾家千里駒、號麟嶼、以獎譽之、博士室鳩巢尤器之、以聞大府、享保九年、有德大君命執政、試之私

郎、詩立就、可觀、於是大君乃命執政曰、山田正朝齒尚髻、年才茂而業勤、宜優之、餼粟、以玉其成、乃給歲俸二百石、以為學資、補員儒林、是時年十三、明年請假三年、游于京師、見伊藤東涯、大悅之、從而學焉、在京閱歲、聞父病、東歸、享保廿年、患痘而歿、年僅二十四

物徂徠曰、伊藤仁齋道德、熊澤了介英才、與余之學術、合而為一、則可謂聖人矣、平金華狂縱不檢、屢遊妓樓、或謂物徂徠曰、何不諄讓也、徂徠曰、渠昂昂千里駒、數調之、恐風逸矣、伊藤東涯道并河天民、雖才峰峻絕、不可以託六尺之孤也、或以告天民、默然頌之曰、東涯知我哉、篡立則不可知、第不為人欺也、東涯反之危矣

或問伊藤東涯曰物徂徠學風何如東涯曰蓋明末也并河誠所謂物徂徠一世偉人然人所皆知爲己獨知是其一癖

梁田蛻巖曰新井白石行事心術似晁錯主父偃祇園南海亦言如王安石

門弟子謂并河天民曰先生苟得志則使我輩爲何官天民各品題之有一人曰小子雖不肖也如爲廩吏則絲毫不跌會計天民曰不可其人艱然曰先生以予爲有盜心與天民曰否予則擇有盜才者駕馭任之也

物徂徠謂伊藤仁齋好奇太宰春臺曰是夫子自道也

太宰春臺曰伊藤仁齋之教人也望以君子物徂徠則望以豪傑其是非得失猶馬援所謂伯高季良也太宰春臺曰物徂徠者豪傑之士也雖然後於伊藤仁齋而出故其學雖不本仁齋而不能弗以仁齋爲嚆矢也

李王所謂古文辭剽竊摸擬一字一句必取諸古人而不免破綻太宰春臺曰糞雜衣

三浦竹溪善爲說辭嘗言見於王侯藐其巍巍然而橫佚辨說能盡己意毫無遺憾者我不讓于人

平金華與玄海上人書曰服部南郭諄諄不已動比吾

老彭守屋秀緯一日千里不可追土屋藍洲清如白璧
雄視無入余不佞病癩益廢人事釐酒獨無恙勿為念

土屋藍洲名昌英字伯曄豐前中津人東如江都學
物徂徠以詞章稱游事延岡侯尋辭祿去後又以盤
街住小倉庚

高蘭亭曰服部南郭風韻洒落喜愠不形乎色毀譽不
芥乎胸獨從己所欲似謝安矣

綾部綱齋同山本友石造服部南郭家席上同賦從軍
行綱齋詩曰老將談兵夜高枕轅門不鎖月如霜友石
詩曰鼓聲未斷還命酒鐵騎提來血觸體群彥愛友石
之雄駿求斷於南郭南郭晒曰幕中有高枕之將而後

部下有提觸體之士

山本友石名克敬字子璞別號健齋豐後杵築人父
宗碩豐前小倉產也善碁始來家杵築受月俸友石
為人精敏好讀書不逞勢利澹泊自守東遊江都從
服部南郭學詩以奇才稱小倉土屋伯曄者物徂徠
之徒也觀友石詩甚悅之與綾部綱齋書曰不圖其
詩之至於斯也予固不如也此之物門高弟亦伯仲
之間也藩主龍溪公好學奇愛友石眷注甚厚親書
一絕賜之嗣君又特增俸獎異焉友石天資溫雅恭
謹夙喪父事母孝事兄順母死兄亦已幾即世二孤
尚幼友石雖家貧竭力撫字寡嫂二孤莫不悅服焉
享保甲寅年四十六歿

澤村琴所曰予不肖無勝入第於貨色對人無媿焉
五井蘭洲曰物徂徠杜門讀書不與世相涉時有詰問
者輒曰習異不置對是我家法是以雖英邁有餘亦終

不免於獨學固陋

物徂徠創立復古學開口輒言余學古文辭知有古言古言明而後古義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矣五井蘭洲曰是徂徠張場之幟

永富獨嘯菴曰服部南郭常言功名非吾事蓋似不任名教者故其言寓託無痕幽深難窺其識度蓋物徂徠門下第一流

江村北海

別見

曰新井白石天授超凡辭藻絕塵誠不可

及然清雅秀婉絢彩溢目而悲壯沈鬱渾雄蒼老者集中無幾祇園南海唯是一味綺麗後勤超脫卻屑屑乎

織巧矣深田蛻巖天縱之才奇正互用變幻百出神工鬼警孤高獨立于古今之間惜乎用才太過有傷風雅服部南郭天授不及白石工警不及蛻巖富麗不及南海而能守地步不求勝於一句一章而全功於一卷一集竟頡頏於三子

龍草廬夙抱大志景慕諸葛武侯陶靖節之為又嘗自謂曰大丈夫之在世也窮達命也而不與焉出則為諸葛處則為五柳乃以草廬松菊為號

龍草廬名公美字君玉一字子明別號竹隱或自稱松菊主人山城伏水人幼而喪父家資殆盡零丁孤苦母子相抱而泣年十四勵志讀書孜孜不息而未嘗所師承也唯喜物徂徠太宰春臺之學遂改業為

儒下惟平安教授生徒草廬善病家又貧而高自標榜恒慕諸葛亮陶潛之為人思秀麗善詩能書嘗言我有詩書二癖欲罷不能病已入膏肓其論詩曰李杜二王之外獨岑嘉州予所特愛也明則初有劉青田後有嘉靖七子七子之中謝茂秦為魁李于麟次之今人以于麟為出茂秦之右而每詩稱善者何所好而非通論也又論書曰羲獻固止論也予所好則唐李北海元趙松雪耳明謂無書亦可又好國學深信僧契冲之說傍治武學是時河內有孔世傑者草廬相見莫逆扼腕拊髀未嘗不相示肺腑也詩賦相倡和日月不絕年三十餘出為彥根文學晚年致仕歸隱平安寬政四年年七十九歿著有論語譯龍氏筆乘與詮各詮草廬詩集文集等書數種有二子長世華字子春繼業為文學次世文字子章

規箴

彥根侯見林羅山評樊噲之勇曰雖我也不立於噲下矣羅山曰噲屠者子論其門地則君誠勝之如論其勇

則未也何則高祖嘗病甚惡見人群臣不得入見也噲乃排闥直入犯顏諫之君豈有此大勇乎自省而可若夫競先冒矢石則小勇也匹夫能之請勿自為夸詡彥根侯忸怩羅山蓋有諷云

那波活所事某侯為儒官侯嘗得名刀試之于刑人活所諫曰臣聞桀紂殺人以為樂竟亡國家乃為後世人主之鑒今閣下暴虐浮於桀紂不亦為人君之戒乎

那波活所名胤字道圓初名方晚因祖父字祐氏播磨姬路人家世豪農至祖祐惠更服高賈業家資鉅萬活所幼聰慧絕人及長斬然見頭角不事家事好典古書父德由奇之欲成其器使縱其所欲以僻地無師友資為卜居京師銅駝坊於是活所乃縱學無不觀前是藤原惺窩大倡洛闈學聲號頭白而藩

離高峭世希闖之者活所年十八始謁惺高惺高覽
 其咏杜鵑詩歎稱之由是名價頓發其詩云杜鵑春
 破後相喚不成群子美詩中淚竟夫橋上聞一聲真
 識氣再拜亦憂君空駭曉窓夢月昏數片雲遂從惺
 高聞濂浴心法即得其旨歸元和元年大駕駐京
 召見名儒活所雖年少亦在其列九年大駕駐京
 事肥後侯加藤忠廣寬永七年遂以不遇而行反乎
 京十一年更仕紀伊侯賴實歲祿五百石時年四十
 一林學士有諸家系譜撰活所奉旨預其事適患
 眼辭歸此後不全瘳活所性剛直恒語子弟曰為人
 臣者在軍則致身以殉國不則強諫死之可也乃直
 言無諱屢致啓沃紀伊侯亦特加優禮悅納其言年
 老屢請致仕不許其還京疾病也紀伊侯大憂之乃
 遣使問病賜金以正保戍子後于銅駝坊年五十四
 活所方正端嚴繼藤原惺高為京師諸儒冠冕著有
 活所備忘錄帝王曆數圖及活所遺稿子木菴名守
 之字元成嗣職為文學後以老病致仕
 還京教授亦以毅直稱著有老圃堂集

會津侯問山寄闇齋曰先生有樂乎荅曰臣有三樂焉

凡天地之間有生者何限而得為萬物之靈一樂也天
 地之間一治一亂無定數而生右文之世讀書學道得
 與古之聖賢把臂于一堂上一樂也侯曰二樂既得聞
 之請亦聞其一樂曰此其最大者而所以難言者君侯
 必不信以為誹謗侯曰寡人雖不肖奉先生之言渴聞
 忠言何為至今不終教乎闇齋乃曰所謂樂之最大者
 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也侯曰敢問何謂也曰意
 者今之為諸侯也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學
 無術徇聲色耽遊戲而為之臣者迎合主意無致匡救
 之道者遂令智實日塞本性梏亡矣其視卑賤之切嘗

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其智慮者為何如也是
臣之所以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為樂之最大也侯聞
之茫然自失嘆息曰寡人何聞之之晚也

一說以為小櫃與五古衛門之言小櫃者會津侯儒官

釋桃水蓬髮髻衣弊膚見賣屨於大津驛有法弟來
轎而過從者數十人偶見挑水下而握手道故挑水曰
汝勿醉於朱門蓋以法弟住持熊本侯香華院故云爾

釋挑水名雲關筑後人住持肥前島原禪林寺一旦
出寺變形髻迹土木形骸或居京師四條磧混乞兒
中或處大津驛相履鬻之有知己者則蓬累而行如
此有年所矣晚年又入京師僦居僻隅復僧形每日
浴門抄化豪戶角倉氏心致其德強請供養挑水不
肯曰吾不欲受人之供養也角倉氏因欺之曰我郎

數十口日多餘飯使之空腐爛當愛焉師收拾以釀
醴鬻之世間得免老脚行乞之勞何如挑水以為信
然乃曰人有捨則當拾自今而後予且為鬻醴翁於
是乃居於鷹峯自稱醴屋道全或稱通念居數年以
天和三年寂其臨終偈曰七十餘年快哉屎臭骨
頭堪作何用噴真歸處作麼生鷹峯月白風清

某侯賦黎民建佛閣謂僧曰予功德幾何僧蹙頰曰黎
民涕淚以濯之膏血以磨之何功德之有

伊藤仁齋常警戒子弟曰汝等立志須期為第一等人
明疾不寐追思往事荏苒無狀殊負先志

司馬溫公作深衣謂邵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
雍為今人當服今時衣耳溫公嘆其德音見沈作誥寓簡伊藤

仁齋恒舉此為談柄戒世之好奇者

綾部道弘敕其子綱齋曰道不外於人倫勿馳空文以遠日用凡事無害於義者須從時俗勿妄違國禮也五井持軒疾病召門人將遺囑舌噤不能言乃援筆臥書勿與偏執者爭辨唯肆罵詈無益於進脩

有少年如江都有老人歸京中塗相遇各乘驛馬二人馬隸俱請曰願二君換馬然則隸二人俱得便也少年聞之首肯而下老人不肯曰我行棘矣馳之少年怒曰汝不辭而去豈弱予與執槍而從呼曰止老人反顧下而待之少年盛氣謂曰予與汝偕死老人神色泰然熟視少年曰來予語卿少年色少解曰何也老人曰予有

一男齡與卿比血氣亦比每祇役江都予必諄諄戒曰五十三驛行人之衆輿馬之多輪軸殷殷日夜行不絕汝一朝之怒勿忘君親意者卿有親則猶此也卿而不思之乎乃乘而去少年茫然不樂久之曰偉人也哉後謂人曰予今得生而事君親是乃翁之力也

少年、神原家士人

小河立所箴諸生曰學者要去俗習俗見不然雖有善志不為其所陷溺者幾希

小河立所名成章字伯達京師人父曰吉亨壯歲不事家產晚年卜居北野稼圃為業閑暇手自澆異書立所生而不凡吉亨雖家門衰謝不逐勢利慨然欲使立所以儒興家及成童之歲與弟成材偕受業於

伊藤仁齋立所刻苦讀書日造伊藤氏辨論討究爰
 有年所既壯傑宅京師開門講經教育生徒其為人
 姿宇魁秀儀觀端嚴談說精詳最能服人其繁言
 扣問者立所為一辨必心服焉且善書無解釋氏之
 書旁通盤藥淹病滯疾病鑿之所不能起者往往奏
 効親朋延致獲活最多然不以少資其業素有智
 慮親黨之間有事難處必來請裁畫立所為周旋事
 皆辦治親友倚賴平生不必讀書不必屬文見人務
 記覽泥浮文者必痛抑焉然剖析文義甚精詳得當
 而不苟焉而自是其學大旨主立誠以中庸明善誠
 身為其要旨元祿四年適江都寓于輪王一品親王
 許日參預文學恩顧甚渥親王請水戶侯日給廩粟
 居六年乞假反京途得疾遂歿于家年四十八公伊藤
 仁齋門人以千數立所與北村篤所相從最久衆推
 為上足著有論語國語解伐柯篇聖教錄

佐藤周軒仕巖村侯擢為老職侯妾舉冢子賀妾者皆
 以其為母侯家之重獨周軒入內毅然正色曰尔自今

之後勿恃有子以驕肆侯家禍福在茲爾禍福亦在茲
 在坐者悚然改容

佐藤周軒名廣義晚號塵也江都人周軒家世以武
 顯高祖信清稱新九郎仕織田右府有戰功至周軒
 始好文學於後藤松軒少堅其志節嘗遊京師便
 道過伏水省伯母伯母為田光氏母家頗富喜周軒
 至且感篤志乃出百金贈之曰汝以此為學資周軒
 辭不受伯母曰勿辭我子放蕩將傾家產與其濫費
 以供燕樂寧與汝以充為善之用周軒益辭曰一家
 主既已如此安可不別有所儲以備不虞乎余一个
 書生無貨固分耳但大母之惠招名士乃以秩三十石
 受一金去柳澤氏新封侯廣招名士乃以秩三十石
 聘周軒周軒不願蓋以其仕有不苟者也且何因後
 藤松軒薦釋褐小室侯俸支二十口耳小室即今巖
 村侯舊封也周軒為人嚴毅廉直初以儒仕後傳世
 子大鴻輔弼之義為世子所憚世子嘗欲就齋南鑿
 一室周軒不肯曰此易事耳然為世子者凡百當慎
 守父侯所與而不可別有嗜好今世子年少問安視

勝則勿論方且講學演武且夕之不暇而乃馳心于無益罔或遂啓土木園池之好乎故事雖易臣不敢奉命世子悚然曰卿言是也請守之世子立一年聚左右少年嬉戲無度周軒屢諫不聽遂乞辭職老臣白之侯瞿然曰吾過矣吾過矣我昵頑童遠耆德此彼所以欲辭也吾將改過卿等盍為我言之既而侯懲艾脩德勸精圖治乃大用周軒擢陞老職增祿至三百餘石侯進拜老中一時有與軒實周軒預有力焉寬保元年年七十七歿周軒家至今數世祿相襲云曾孫有坦字大道號一齋者別成一家住江都今頭以儒

松岡恕菴北村篤所、在伊藤東涯許、覽物徂徠天狗說、極口刺譏之、而曰此文非啻聲牙不成語、而說亦可謂不通矣、東涯曰、人各有見、何必輕駁之、况其形容天狗之狀者、宛然如画、今之秉筆者、恐不及二子大愧

松岡恕菴名玄達字成章別號怡齋京師人初學山壽閣齋後遊伊藤仁齋門又從縮若水問本草綱目博覽強記無不諳通最精確本草家學竟以此顯名一時諸國生徒上其席者每以百數家大富有兩大庫一藏國書一貯漢籍而自處甚儉不喜華飾其子典不穿綃帛恒服布袴門人因遺綃袴恕菴乃曰昔者予侍仁齋坐時東涯年尚少恒衣素棉衣今豚兒則服染衣裳比之東涯不亦奢乎而又何以此華飾物為遂不許服嘗獲南天燭幹命奴為女子箕其儉素率如此著有千金方藥注本草一家言廣大和本草用藥須知食療正要等書十餘種北村篤所名可昌字伊平近江野洲郡北村人受業伊藤仁齋遂在京師教授生徒負笈者四方多集靈閣公卿為之弟子者亦眾元祿中靈元院上皇聞其篤學賜儒服使侍講於禁中享保三年年七十二而歿碑銘及書並成於貴介手

太宰春臺與山田麟嶼書曰足下早以神童舉列文學雖少不可不知所務也古人有童稚而日誦六藝者余

未聞足下有所誦以今日較前年亦了不長進聲價頗減豈徒然哉程正叔有言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也足下其思諸

或厭入事曰爲其害文雅也太宰春臺曰子過矣曾子省其身曰爲人謀不忠乎夫厭俗事太甚則不忠莫大焉

或圍棋下一子且上之問諸名手名手曰予亦惑焉曰請言學焉曰予傍觀辨之不能也不如子求諸也

山縣周南有子嘗督家奴刀鞘撻之數十周南曰汝既用刀鞘何不刃之曰恐蓄及大人也周南歎曰嗟乎汝

豚犬之質莫能爲事矣

本多豫侯答太宰春臺書唯書號不書其名且無頓首等字春臺上書曰臣聞書札雖與輿儻必自書其名禮也至於頓首等字則君拜臣之禮雖天子有之況於書札乎如臣也卑賤固無傷也於他人則不宜如是豪商臨終謂子弟曰予幸不貧千金良藥莫不用焉然不能飲食已瀕於死由是觀之雖王公貴人不飢而死者鮮矣人之處世衣食不乏則可豈可逞慾苦入乎汝等誠諸

松寄白圭爲篠山侯世子傳世子嘗與侍臣語及木枕

飾制白圭對曰凡物為觀美為眾視也枕則在寢獨用若或燕客劇飲後為偃卧為此飾其美則亂儀已甚非人君所宜訓也

松壽白圭名堯臣字子允一字左吉父嘉言始仕篠山侯篠山者今龜山侯舊封也位次老職云白圭侍亮清公世子襲封為侍臣長常進諫言勸勤學首寫家祿及世子襲封以進左右有導非微寵者輒敢直諫且照大君遺訓以無匡救是時諸臣少進見乃上言親老責諸老職以無匡救是時諸臣少進見乃上言親老臣體羣臣之義因書公日月引見內外之規并具國冢之制及列國可法証例以進侯悅從之侯就國白圭乃寄書在國老職賢者及侍臣勉其勸學遠侯侯東朝好燕游日集賓客白圭上書切諫侯始快快久而嘉納之侯既有意勤政擢用白圭居老職班白圭於是乃與老職賢者協心從政白圭為人切直不撓旌別淑慝為眾所憚而御下不苛一以忠誠及老職賢者相繼而歿年少用事卒為妬者所中得罪落職

自後用事者益橫白圭欲言不可欲默亦不忍坐視之乃親筮之遇渙之坎占之曰吉遇渙散之時身處坎險欲速則無功反陷險難慎密剛健侯時乘勢出無散其血杳然出坎如風行水上故曰渙其血出無咎時有夢亦與此協乃沈晦俟命頃之為國留守用事者果以驕淫得罪白圭寬得白諸諧白圭者侯皆疾不用侯入領寺社奉行無聽郡國政乃使白圭總領府事會被嬖人忌不得久在職為典客不預政數年致仕白圭少年從中野為宋學後如京師師事伊藤東涯江都數見物徂徠又悅陽明學後又悟其非作書論諸家要及其短長名曰正言其外所著有最要抄乾坤小說五論憲農須佐美恒與太宰春臺高蘭亭相友善寶曆三年歿于江都年七十二子觀海
觀海名維時字君脩一字子默自幼才鋒雋出受業太宰春臺旁從高蘭亭學詩遂致時譽著有觀海集瀧鶴臺飲於一權貴酒酣主人問曰允為治和漢孰難孰易鶴臺曰漢難哉曰何必曰彼使不學之人秉持鈞

衡則下必耻受其制我則雖不學之人下不耻受其制是所以漢難和易也一坐失色其人以告君君曰諷刺公等唯是此老

瀧鶴堂名長愷字弥八長門侯臣也原引頭氏鞠於瀧養正因冒其氏自矜英邁好學從山縣周南受祖徠之說後如江都時但徠沒已三年乃游服部南郭之門南郭異其才不視以弟子既而去到京又之長寄莫可往而不重其才學再來江都則名聲大起從游甚多太宰春臺嘗稱其才曰海西無雙寶曆癸未韓使來聘於是奉君命歸鄉接伴之韓使嘆其學諛博有力云山縣周南後後擢為明倫館祭酒授公孫侍讀每祇後江都與肥後秋山玉山尾張紀平洲等締交相權旁好盤事與香川太冲山賜東洋吉益東洞相親善其七創屢有效又博窺佛籍殆極其說淳暑無意無學輩皆極推服其佗繼徒不得其說則有就而質焉者鶴臺為人儼有威望豪邁不能屈物然而每聞善言懿行淚必交睫年六十五而改著有

乃選癸甲問
槎鶴臺遺稿

風律嘗言顏子不事王侯無遺書無弟子而聲名著於春秋與日月並懸何也

風律安藝廣島人善
俳歌又好讀古書

三浦梅園有人請書多與知耻二字蓋警焉
捷悟

太宰春臺與客過市有乞兒求食客問曰乞人屬何卦春臺應曰兌客問其義曰兌卦上其口為仰而餽口於人之象

江都耶揚子岸災高崎侯邸在火道驅眾乘屋老職深

井陽寧揚言曰救備前郵無憂拔二士於綱中爲之長
蹈車躍水遂救得而還皆問曰何見拔之衆曰二士表
甚垢敝泥水之事不惡污濕可以逞其力人皆服其機
警

郡上侯失火外僚不知內無知所爲安井某大呼曰勿
燒屏障人爭執障去曰各自執所見去於是噐什盡出

夙慧

林羅山幼齡讀書於東山僧舍五行俱下過目皆臆人
目曰囊耳言入而不漏也

山崎闇齋幼爲浮屠號絕藏主一夜讀佛經粲然大笑

師驚問其故曰吁釋迦說許多虛誕哉

佐藤直方學山崎闇齋讀書滯澁闇齋叱之則徐荅曰

童子嘗睹緇徒誦一切經建立堂塔者未必至佛界童

子志在成佛何貴該博哉闇齋聞之大悅

藤井懶齋讀尚書曰大哉伊尹之德放大甲於桐天下

不疑其子敬對曰誠如尊命然亦時也哉管蔡流言周

公居東

新井白石爲兒嬉戲每寫天下一之字人以為英物

稻留希賢蚤歲詔令天資強記既讀六經旁誦文選年

十一從父入京師遊伊藤仁齋門仁齋試寫王粲登樓

賦輒援筆立書楷法謹細不差一字

紹留希賢字子善筑前侯文學

祇園南海年十五一日宴集人或唱曰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令坐客為對南海在最下坐應聲曰光風霽月常惺惺法雨森芳洲稱為的對

南部國華年甫十三從父南山入江都遊東廡山作五言古風二百句名動府下

水足博泉幼時能大書大字每客至父屏山必命書之一日客至博泉方嬉戲屏山數召之乃徑前客前張兩手開股而立客歎其機警

服部南郭太宰春臺諸名公會物徂徠家壁挂三軸中央娼女抱猫左右有髮鬟手持羽帚者有手持情書者諸公觀之沈吟久之不得其解板倉璜溪童子也在下坐進言曰此蓋畫家遊戲之筆即寒山十得翻案也諸公翕然稱善

板倉璜溪名安世字美仲江都人父名九字惇叙幕府麾下騎郎兄敬德弟經世璜溪與弟師事物徂徠聽敏絕人而放蕩不軌太宰春臺嘗面質於綢人中璜溪自此輕詆春臺曰一錢不直護苑之徒嘗集服部南郭宅春臺獨後至足過弱璜溪之刃義當項禮以謝過然徑坐上頭不一言陳過璜溪恒愠春臺爭僻動以苛禮律己於是特曰春臺自執其刃加己額拜之春臺意色殊惡璜溪教授都下著帆丘集
三浦梅園年甫八歲視近江八景圖問其父曰服襟襖

把炬是何圖、曰唐寄夜雨、梅園曰目之所映曰景、夜暗雨降、眼光何及、屬之情致則可、列之眺望則不可、人皆異之

近世叢語卷之五終

近世叢語卷之六

豪爽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林春齋豪材博識、專用力述、作或謂之曰少省思慮、以致攝養、春齋輒曰、武人執兵而戰、效死建功、學者讀書立言、為預性命、固其所望也

會津侯卒、山崎闇齋相葬禮、一器巨大難出門、有司以告、闇齋令曰、壞城門

某侯詣山崎闇齋、求一講官、時群弟子滿坐、闇齋左眄右睇、曰甲者佐藤直方、乙則淺見安正、此二人不應招

辟其佗不足用侯良久曰若使澈邑二三子受業門下而後漸擢用之何如閻齋曰否舍之儒生之成異於荀

匏

北村雪山見薩摩侯乞得金五兩而返塗中見賣蜆者竭船買之舉舍之於海欣然謂人曰今者余得仁矣淺見綱齋少壯好武常帶長刀篆鐔其鐔曰赤心報國每旦驅馬數回

淺見綱齋講近思錄爲萬世開太平章大呼曰吾今爲生徒講說亦是爲萬世開太平

新井白石少有大志常自謂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

當爲閻羅

物徂徠倣儻濶達有多藏書者徂徠欲悉得之乃除武噐傾盡家貲竭庫而買焉由是其學弘闡

服部南郭某歲元日訪物徂徠徂徠方隱几閱孫子面垢不洗髮亂不梳若不知新年者乃亶亶談兵不置南郭竟不得祝新禧

英一蝶爲人豪放市有奇古石龕諸侯爭且買之一蝶即便馳往傾橐取之又覩鬻新茄子亦高價買之於是乃每日石龕點火而噉茄子傲然謂人曰此乃天下第一歡樂矣

英一蝶本氏多賀攝津人遷居江都初學畫狩野安信稱狩野信香後又復本氏更名長湖號翡翠翁別號曉雲北窓翁畫風為一家名高一時性豪放而事每致孝元祿中有致謫於八丈島恒贈畫毋許使衣食無乏居數年得反江都其遭赦時會視一蝶止草花上由是更姓英名一蝶其畫益行與能歌人其角親善享保九年七十一歿

太宰春臺曰丈夫處大事居大業動輒罹憂患不斗酒灌胸之壘塊則恐英氣屈撓故英雄豪傑多嗜酒論語云唯酒無量不及亂然則孔子亦飲徒也

平金華源京國筑泰亨田子信俱遊高濱道過楞嚴寺泰亨與僧玄談數千言霏霏如鋸木屑京國不解禪引其所齎酒勸金華盡三巨觥遂乃自浮傲然笑曰三途

八難人所不免周妻何肉兩我之有而酒之加耳

源京國名義治號華岳氏久津見參河刈谷庶臣也敏而好學師事物徂徠筑泰亨田子信亦皆刈谷臣也

安藤東野善病時時嘔血自謂予終當從李賀之後繼天上白玉樓記也及病篤謂物徂徠曰歲在大淵獻吾歸東壁之期至也肝心既嘔盡矣辭氣忼慨飲食若平

日

物徂徠與富春山人書曰獨悲東壁以四月十三日死源三世以大淵獻降也亦終以此陟焉記十年前源齡同長吉而殆將嘔出心肝以死而不死今遂嘔出心肝以死豈白玉樓記必待其人邪天圖書之府不可歲久虛邪悲哉又煥圖字說曰藤生煥圖之三

言我晴之洲朱鳥翼之其翼軫軫然其為文明之象翼軫之衝是為東壁東壁之下為弁弁與東壁皆為天圖書之府

龜田窮樂夷任少慾或饋一甕酒乃集士女歡飲歌謔偶覩雍瓦下有金十兩悅曰好下物哉乃頒與坐客

龜田窮樂名曳尾京師人為人所洒落好酒毀譽寵辱不芥於胸肆情而行善書為輦下重初窮樂與賣茶翁居止同街彼嗜茶已好酒其趣雖異也風韻諧合為莫逆交爾後賣茶翁移居雙丘梅雨連月無有買茶者錢竭糧絕窮樂聞之即往賑救之賣茶翁作偈謝焉曰無茶無飯竹筒空恰似波臣車轍窮多謝特來親賑濟尊瓢充得養衰躬

宇明霞居於鐵匠側杜門却掃日夜苦學日與鐵匠角精力

池大雅始學漢畫描扇數十周流美濃尾張近江躬自沽之不售也乃歎息而歸渡瀨田橋曰我道不行命矣夫於是悉投扇于湖曰祭龍王不幾聲號藉甚

池大雅名無名初名勳字貸成一號九霞山樵京師人幼齡穎敏殊異群童五歲能作字一日登黃蘗山謁千呆禪師席上書大楷字千呆以為英物作偈與之眾徒亦作詩賞焉大雅甚有畫才及長益磨其技如紀伊學畫法於祇園南海南畫譜大雅喜畫之愛學士夫畫乃貽舊所儲沈無名如大和問設色之法于慕之餘自改其名稱無名又和問設色之法于研澤里蒸又從其土佐光芳聞我邦畫法是時有望玉齋者亦為一名手大雅與之相約始倡漢畫竟俱為一家著聞一世而大雅昆為奇偉書亦神品大雅為入蕭散恬虛安於貧賤不累於寵辱惠而不望廉而不虧於彼毀譽得失意恬如也其行多出於人意表故世以奇人命之有書肆僕游蕩糜金為主人所逐將之他方來見大雅泣涕告別大雅意憫之乃鬻書畫

及什器以償其金為謝復之使復佳風有買石經之志絲積粒聚得錢百緡書商尚不肯賣焉大雅乃太息久之悉獻其錢於祇園祠蓋是時有募修之事也
萬勝悉發諸毫端龜井南冥嘗詣其家大雅適讀名山記顧語南冥曰盤古洪荒之時有一巨靈手執沙石頌置彼此大者為喬嶽小者為培塿以為吾輩行樂地可謂大賚矣贊數不已閒居鼓三絃歌古典其妻玉瀾彈箏和之玉瀾名所德山氏京師祇園人少嫁大雅為人閑靖不飾能配夫之行亦能畫母曰百合祖母曰揮皆善和歌祇園祠中開店賣茶大雅以安永丙申歿年五十四惠恩院六如上人曰大雅蓋葆真耦俗隱于小技者也嘗題其肖像曰鷄衣蓬髮意怡然言語迎禪形肖仙避世仍懷濟世志賣山不蓄買山錢襪材滿屋纔容膝川字成腔時弄絃至竟深心誰可會空令姓字藝中傳

自新

久留米侯臣上田某老大懊懺少壯不讀書日夜俛焉

專心於克己謂人曰武人致死取勝猶且不辭今以我勝我何難之有

江都小石川人某狂暴無比朋友絕交父亦不以為子也隣有一老儒恒詈其不孝某一日抵老儒家厚禮問曰惡人一旦復善則病惡悉消滅與老儒曰善哉問也一日劊艾改過斯為善人善人一旦狂惑斯為惡人某曰僕蠢愚不順於親不悅於朋友願受教改行如何而可老儒曰孝者百行之本記曰朝省夕定請自此始某拜謝而還乃事親一如其教父以為狂怒且泣不肯飲食婦人謂曰妾昨日睹渠如儒家竊往矚之乃詳語其

故父聞而悅即為飲食矣自是父子相親遂為孝子
一豪高求畫於池大雅大雅數月不果每使至必曰近
日最後僅出戶謾罵曰這死畫師勞人幾回矣自負與
偷懶與抑傲也大雅聞之走出謝曰予過矣乃一揮遣
之

企羨

掘杏菴愛陶淵明為人常懸其像于壁間曰對此則使
人頓消塵慮

熊澤了介壁間每懸義經画像未嘗懸他書畫

明人朱舜水流寓長崎人莫之知也安東省菴一見而

欲挹其學德割歲俸之半贈之

安東省菴名守約字魯默初名守正菴後柳川庵世
臣也少年勇政其在江都患小瘡淹在牀褥是時耶
蘇賊起乃強病騎馬從君而西至有馬當陣臨場其
志在必死時年十六萬治中長壽有朱舜水寓焉明
人也人不知其文儒因預艱苦省菴聞之執謁委贄
為弟子分歲俸之半以供給焉及朱舜水應水戶侯
之辟厚報其惠省菴不受焉舜水與孫男毓仁書曰
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住長壽
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俱不準我故無意於
此乃安東省菴苦懇留轉展央人故留駐在此是
特為我一開此厲禁也既留之後乃分半俸供給
我省菴薄俸二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一
矣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
百兩首篇先生之俸盡於此矣又土儀時物絡繹差
入送來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已或時豐腴則魚
鱸數枚耳家止一唐鍋經時無物烹調塵封鐵鏞其
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菴恬然不顧惟日
夜讀書樂道已尔我今來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

前後皆不受過於矯激我甚不樂然不能改也此等
 人中亦不少有汝不知名義亦當銘心刻骨世世不
 忘也奈此間法度嚴不能出境奉候無可如何若能
 作書懇懇相謝甚好又恐汝不能也省菴初年學松
 永尺五尺五後之五年見舜水訖業於是學益富
 行益脩伊藤東涯稱爲關西巨儒彼邦張斐文至長
 壽寄詩及書以褒賞詩中有云曾過聲名到若耶是
 海外亦有聞也而省菴性謙讓告男守直遺訓曰我
 無才無德汝與諸生勿撰年譜行狀行實碑銘墓銘
 及文集序等著有初學心法省菴文集子同菴名守
 直字元簡著同菴文集同菴子守經號仕學齋幼喪
 父如京師受業伊藤東涯學成而歸襲職爲文學著
 仕學齋文集

太宰春臺曰伊藤仁齋有不可及者三焉曰學不由師
 傳曰不仕曰有子東涯物徂徠不有一於此

板倉璜溪恃才蹇傲愚弄一世而於服部南郭則必曰

赤羽先生不名也

服部南郭教授
于江都赤羽

池大雅遊於陸奧乞飯一寺留偈而去寺主覽之賞歎
 不止輒追而如京師得見大雅悅曰我願足矣即日
 道

中村卓齋性沈摯寡言弱冠不出戶數日歛然有憂色
 其兄君亮恠而詰之乃泣曰賈生二十餘上治安策爲
 西漢名臣今予齒相若而才不相若與富都那豎爲伍
 一龍一豕是吾憂也

中村卓齋名安至赤石侯臣也與兄君亮俱
受業深田蛻巖則若無怠年僅二十二而歿

傷逝

新井白石與增田鶴樓善每歲中秋必期集其樓及歿
鶴樓追感哀慟每至其時聞隣里歡賞滋益不堪因以
其時為心喪忌日閉戶素食至死不變

增田鶴樓名助字伯隣江都人家世豐豪業賣藥至
鶴樓好學學于新井白石以詩見奇愛焉鶴樓甚好
客酒肉無離席晝夜來者項背相望一日人不至快
快不樂晚以是稍貧而鶴樓無他嗜戶室不全無脩
鳥所衣一弁服而已不欲出行即出亦不設行衣緇
袍立無耻色至飲食諸客之費即家人日所費錢必
令盡供之而不問其他也故終能數十年如一日不
衰云鶴樓有節槩所守確正至貴客至與以詩所交
者則不敢言己有之必言是新井白石先生餘恩也
不然匹夫居陋巷何以致此車轍乎因嗚咽流涕
西山健甫疾病也盡焚詩文稿曰我輩文章何用遺為

及歿木下順菴哀惜為製碑銘

西山健甫名順泰對馬人本阿比留氏後改西山年
二十七餘疾辟為書記因遊于江都受業木下順菴自
恨學晚勤苦讀書以夜繼
日元祿戊辰年二十九歿

安藤東野死物徂徠上下館侯書曰以渠之才之學而
假之以年豈不佞之所及哉天貧寔之又奪之年加以
無後何其毒也不佞亦何免祝予之嘆乎服部南郭亦
與平金華書曰嗚呼蒼天不憖遺俊士文章憎命達天
地一大厄哉嗚呼東野吾與足下不如也
服部南郭有男曰維恭才氣英敏年十七患痘而死南
郭祭文有言曰汝病未劇也吾在汝枕側曉夜耿耿乎

寤偶展開坐右書信手取之得汲冢周書太子晉解吾
時悚然惡之嗚呼不數日成汝之讖矣命哉天之所隲
也
江都島屋某善散樂親死定為三年喪喪闋朋友載酒
看至慰且勸曰歌舞強之再三某乃執撒扇舞且歌曰
三年猶夢中夢覺原松響聽者感泣
水足博泉有罪見罷不忍困苦一日如廁書絕命詩于
其壁而自殺詩曰杜鵑花落雨淋漓往事傷心獨自知
白雪文章終萬古青山風物又多時負才唯怪無神助
不幸何曾避世譏題柱盛名吾已矣草玄好與子雲期

棲逸

隱士善輔樂茶事鳴泉沸騰濤奔沫賤便歌曰彷彿松
濤聲昔日高遠幽邃趣

善輔一作善法又作善浦
隱士善輔居於粟田只家有一茶鑪號手取釜名器
也每日烹茶又以炊飯馬隸轎夫有往來者必茶之
談晤以為樂食盡則行乞人皆知其為人喜與金錢
未帛其所得不盡則無有出行豐臣關白秀吉素聞
手取釜名嘗使茶博士休請之善輔勃然變色曰吾
貧窶無長物苟獻之公所何以調茶抑有此命以有
此器也乃引手取釜投石椎破焉利休反命關白數
日渠真道人也請其茶鑪孤之過也乃命上手鑄工
寫鑄手取釜二一以與善輔償之一以自藏焉云

安藤朴翁事行園親王大被眷注年老致仕薙髮自號
朴翁反於丹波千年鄉脩曾祖維翁所設抱琴園隱居

絕俗恒慕陶靖節為人朝夕繙閱其集手躬寫歸去來圖使野田雲竹書其辭揭之於壁間或鼓琴或吹笛或彈琵琶或覽書畫或烹茶或談禪或作和歌或逍遙八景優游自適消受清福凡十八年

安藤朴翁丹波桑田郡千年鄉人曾祖惟實者竹園親王邦輔為公子也寵安藤宗實女而所生也由是鞠於安藤氏居有年所矣既而竹園世子貞康生惟實不得立也邦輔欲以為佛弟子適會三好氏細川氏結黨相仇京師大亂宗實將惟實還采邑千年鄉小口村隱居避亂焉是時天下麻亂日尋干戈武士殺盜所在充斥然而皆崇惟實呼以王子不敢侵小口也惟實年老自號維翁好歌詩優游自適嘗撰蓮塘吟雪橋賞竹徑嗅梅鳩抱琴園是也居恒推髻長鬚方袖杖藜逍遙八景或閑步近村或着蓑笠釣于千年川或携藥囊行睹村民有病輒出藥施之或

在在所種松杉柳栗之子而為父遠之計生涯隱居以元龜元年卒年四十二祖定實母氏稱安藤滿五郎為人勇有大志父維翁死後糾收土人策出雲村居焉是時織田信長使明智光秀徇丹定實防禦無利棄城而走謫迹於丹後多年而反乎小口自號快翁慶長十年卒父定明稱新太郎幼好學如京師學於藤原惺窩居建仁寺側自甘栖逸竹園親王貞清聘召叙從六位上右京亮非其志也竟謝疾還乎小口隱居參禪自號了翁以寬永十四年卒年六十一朴翁名定為稱新五郎幼喪父嫡母河合氏賢明婦人也勸督讀書是時印本書世尚未多故定為手躬寫且讀弱冠如京事冷泉為景氏問經義就木下長嘯子學和歌後出仕竹園親王貞致明曆二年叙從六位上任右京進明年夏親王之姊為常憲大君妃定為送之而東其明年進從五位下京亮定為為久端厚有氣甚竭輔佐之道自儒學書迹以下至琴琵琶之技悉延致名師使親王學之已亦專力學之以委曲致訓導大被敬待焉累遷內匠頭從五位上年五十二上書乞骸骨髮頭號朴翁參謁高僧質問禪理又探名勝靈區喜曰吾事畢矣當以

尋祖先遺風也乃反乎丹脩抱琴園飛遯自樂元祿十五年卒年七十六卒前妻山田氏先死生二男二女男乃素軒年山也後妻湯川氏亦生二男二女素軒名爲實朴翁長子也承父後仕竹園親王任右兵衛亮博雅淹串尤通我邦典故後與弟年山俱事水戶義公參預彰考館史局義公撰禮儀類典也擢爲總裁食祿七百石年山名爲章朴翁第二子也少而與兄素軒學儒旁治國學以父蔭出仕竹園親王後又與素軒俱事水戶食祿三百石參預日本史禮儀類典等編輯屢奉使畿甸與僧契冲周旋益洽國學年山爲人有節操家無嗣子而不肯養他姓曰天命不可不安也義公命增其祿亦辭以無子而不受也著有年山紀聞紫女七論年山和歌集

岡尾正惠能書治親王尊圓之法名高輦下每朝卯起安坐蒲團前置机案設筆硯而已一室之中清淨灑如也雖臺閣公卿之貴來不迎歸不送猶見尋常人也無

繙聖經佛書無賞花鳥風月世間所有九百奇器名物一無翫好從容無事端坐終日譬如泥塑人然宵及戌也則臥晝間未嘗有就枕也安藤年山嘗見之謂曰書籍閒居之友先生盍以此消閒與正惠曰予固非治國安民之身則儒書無用也不羨天堂不惡地獄則佛經亦無用也不欲長生久視則道書亦無用也不作詩歌則古人詩歌集亦無用也要之大抵人多讀書則冀欲之情緝緝而生其心不得少間也我則蠢焉晝劫晏然夜寢一事無營數十年於茲習以爲常曾不知閒之爲閒也年山曰然則先生無乃學莊子坐忘列子心死佛

氏百不思量取正惠哂曰品藻命我唯足下所欲我只
知晝坐夜寢以終天年耳吁足下與為無用閒話不若
端歸學字讀書也年山爽然自失而去

岡尾正惠不知何許人風喪父母如京師鞠於族人
家為人所敏而恪喜作字少之餘文則以倚几學書精
若甚至主人心奇之將死也命正惠督家正惠念賈
人唯利是謀諛諛為業非己之所耐也乃固辭主人
因頒與金五十兩正惠喪闋乃出寓居建仁寺中博
讀書籍至老莊佛之書莫不漁獵也又就三井寺尊
悟僧正學書數年風雨寒暑未嘗不往也尊悟大喜
其篤志臨死出所藏尊圓親王而下至尊朝數世真
迹悉與正惠正惠由是其道益進大得尊圓書法名
聞輦下問業者數十人弟子憂其居在遠再四懇請
使徙居輦下於是乎弟子日進人有贈金不開視之
徑致之門人宗清氏以充飲食衣服家有二僕亦學
字能之世上能書者視其書莫不愧焉正惠初寓建
仁寺時謂曰人有妻子故百種願望頻頻荐生乃誓

絕孀慈是時年二十五徙居於京門人故舊雖設食
請之不肯往已亦不肯招人終年間居足不踰閭
值父母主翁忌且乃出行上冢耳元祿中疾病也不
進醫藥端坐而歿年七十六安藤年山曰正惠翁隱
于筆硯中一切榮辱得喪看得破可謂真隱逸也

渡邊正菴事延岡侯中口語見罷遂歸鄉不許適他邦
接士人正菴亦不樂官仕賣藥自業奉母導子弟花塢
清泉日日徜徉以待終焉之期乃作詩曰半畝立園半
畝池更無塵事到茅茨山間明月清風外一二病夫來
請醫

渡邊正菴名宗臨字道生日向延岡人其先世仕于
土持氏土持氏既滅居于州之東海祖曰圓秀始遷
于大武時郡守高橋右近使監大武清高島父曰益
西隱居不仕延岡侯有馬直純延致客遇之正菴幼

而沈默好學成童遊京師就時名師通儒鑿術時承
 戰爭之餘文教掃地且鄉處僻遠人不知學正菴致
 致教導久而信服受業者百人日誦詩書正菴之力
 居多至侯子康純欽其術業使侍嗣君日勸講經籍
 既而嗣君寵昵發臣中外離心正菴與其傳切諫不
 聽遂逐其傳併錮正菴居二年遷于本莊遂歸鄉以
 鑿為業時年四十餘矣正菴天資篤實廉退嘗書忠
 信篤敬玩物喪志等語以自誡雖其流離顛沛之際
 未嘗忘其君也元祿己卯年六十九而
 歿子榮嗣其業少壯學于伊藤仁齋云

表太年老每日盛酒于銀瓢看于竹筒而帶之杖之頭
 戴烏巾跣于山過于野春與花吟秋與月遊傾瓢而醉
 引筒而食曲肱而枕之綽綽焉獨樂嘗遇驟雨身無雨
 具乃緩步而歌曰春雨蕭蕭賞心何極

表太京師人表畫家也稱太兵衛人因號曰表太善
 鑒定古書畫年老讓家斷棄世事有三男焉各自異

香月牛山老焉謂曰吾事畢自今而後雖生猶死遊魂
 行尸其豈預人間乎乃器用財賄悉分諸親故而後卜

墓地制棺槨使故人土屋藍洲誌生平作木牌刻之

香月牛山名則真字啓益筑前人少學貝原益軒又
 從鶴原玄益受方伎書遂為鑿及壯游事中原益軒又
 十四年移病而行遊京會大覺親王病舌瘡半年諸
 醫百方不得効牛山診之曰瘡痰爾法當吐之諸醫
 憚其毒議論全集事聞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后使
 從其言於是牛山乃施其方法吐痰斗餘兩月而愈
 卜居銅駝室無姬侍幽齋清榻左右圖史日著書致
 方書自娛庭植奇卉名花貌六鑿仙於閣而崇之時
 引諸名士相樂名重輦下小倉侯聘召不赴侯辟其
 嗣則貫監書記事因與則貫偕來以客受養老俸禮
 待太優聲蹄益高則貫者牛山之侄也牛山生涯潔
 居不畜妻妾無子因糈則貫以為己嗣則貫先歿牛

山乃乞使門人則道號真菴者受其祿則道乃冒香
月氏以父養牛山後十年牛山年八十五以元文庚
申歿著有牛山方考牛山活套老人養草小兒必用
婦人壽草螢雪餘話藥籠本草君鑿先入卷懷食鏡
等書九二
十三種

賣茶翁清風雅致葛巾野服躬自擔茶具山林幽處設
席待客輦下名流傾慕麝至翁戲題席間曰茶價自黃
金百鎰至於一錢唯命取次飲去亦唯命第不能減乎
是

賣茶翁俗氏柴山名元昭號月海肥前蓮池人幼削
髮師龍津化霖和尚化霖者獨湛禪師弟子也乃從
化霖至於黃蘗謁湛禪師獨湛賜得賞其大鋒翁
乃弥勉勵年二十二患痢而卧一旦發憤啜然仍作
強病歿程東如陸奧從萬壽月耕經歲又遍參諸方
高僧或就湛堂律師學律東西馳騁驚脚無駐身無儲

一意以新道自任嘗登筑紫雷山巔居焉斷火食過
一髮其精苦篤學類如此也雖有省悟尚不自足恒
言昔者世奇首座辭龍門分座曰是猶金針刺眼與
毫髮有爽晴乃破不如生生居學地自煉修也予居
恒以是自警苟能一拳頭足遍應物機則出而為入
可也其或不能自飾許多學解抗顏稱宗匠予大恥
焉後反肥前事化霖十四年化霖歿乃舉法弟大朝
以為寺主而又遁于京師翁恒憎僧流虛飾謂曰浮
屠處世邪正在心不在迹也而假袈裟德妄貪世人
窺金非我所好也於是翁乃鬻茶餬口自號高遊外
欣然謂人曰吾貪不食肉老不畜妻獨為賣茶一翁
不亦善乎蓋翁雖逃於茶潔白其心束脩其行故僧
侶翕然欽慕焉翁嘗作自贊偈三首曰咄這瞎漢謾
打風顛早歲入釋事師參禪百城烟水遠探要津
囉囉痛棒嘗苦喫辛歷盡聖靈自救不了顛頂面皮
囉囉多少老來安分為賣茶翁乞錢博飯樂在其中煮
通天澗鬻渡月花若人論味驀口蹉過因憶昔年王
太傅依然一古少知音又曰鬚鬢照雪疎髮鬢鬆瘦
杖扶老鶴驚菽容具籃荷去獨步洛東賣茶生計足
養衰躬非儒非釋又非道一箇風顛瞎禿翁又曰箇

賣茶漢籃裡維何無底梳子鞏縣茶海為糊一賣
弄諸方用力大得錢却微箇擔板咄自警偈曰夢幻
生涯夢幻居了知幻化絕親疎貧榮萬象猶無足退
步一瓢還餘無事心頭情自寂無心事上境都如
吾儕苟得體斯意廓落胸襟同太虛晚居岡寺焚燒
茶具杜門謝客以養天年時年八十一仙窠燒却偈
曰我從來孤貧無地無錐汝佐輔吾曾有年或伴春
山秋水或驚松下竹陰以故飯錢無缺保得八十餘
歲今已老邁無力于用汝北斗藏身將終天年却後
或辱世俗之手於汝恐有遺恨是以賞汝以火聚三
昧直下向火焰裏轉身去轉身一句且如何良久云
劫火洞然毫未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便付丙丁居九
年以寶曆十三年
年寂年八十九

梁田蛻巖與湖玄岱書曰僕宦赤城已六歲且夕教授
邑人士臯皮殆生蠟虱三寸欲爛公然以村學夫子自
處不復中原才子之員矣但海嶽名勝最為奇絕出門

僅數百步巨浸萬頃淡島在前山勢透邈紫綠如漆摩
耶鐵拐諸巒雲霞可吸此足以祛俗慮換凡骨也

湖玄岱號松江信濃松本人少時從學桂山影巖能
詩能文兼工書玄岱父字元泰號栢山栢山父號玄
甫至玄岱三世以盤仕松本煥而玄岱尚氣節慙食
糈於方技庶察其意使玄岱嗣子玄室代玄岱為侍
塾更命玄岱為儒
學教授蓋特恩云

太宰春臺報平田公信書曰予自退居紫芝園縱情於
丘山不敢求仕於諸侯國也暇則讀書點書抄書或賦
詩或著文或時作字或時吹笛吹笙吹竽或時灌花或
時摘蔬或時卒然乘興以出或時晏然高枕而卧其事
不二唯志所適皆足以自娛忘憂矣

高蘭亭性好山水體便登陟嘗遊鑑倉曰是一培塿未足美觀然霸王之墟足以感慨矣且距江都不遠是我輞川也數遊觀而窮討幽僻與建長圓覺諸上人為方外交諸上人遂相謀營草堂於瑞鹿山下甚有幽致蘭亭名以五勝曰松濤館曰薜荔門曰蕉鹿園曰漱玉橋曰灌花井賦詩紀之歲時攜其徒游息焉自卜宅兆曰吾死必葬於此

澤村琴所絕意官途集徒講學或使族人致殷勤者數焉琴所稱病不出人問其故曰吾豈不戒於蔡邕誤身乎又諷其再起者曰勿使勞中散絕交書

隱士絕迹山中語人曰初時憂前澗潦至圮橋頽圯何以求食今也省悟曰食盡是乃死之秋也綽然意有裕焉

池大雅與妻玉瀾相得甚驩安遇貧賤大雅鼓三絃則玉瀾彈箏俱歌古曲而樂

端春莊罹災蕩盡家產恒懷書畫帖使諸名家書之語人曰是我別墅也優游自樂

端春莊名隆字文仲江都人遷家京師隱于賈家甚貧而作詩自適頗有詩才為人卑謙遠名以故世希知者與僧六如親善每得詩即有字不穩輒往詢之六如六如所言若稱亡意低頭合掌喜形于色若不稱意則傲然掉頭曰原字尚可其真率如此天明戊申輦下大火春莊罹災家產蕩盡身益零落尋又得



近世叢語 卷六

疾遂以死著
有春莊詩稿

三浦梅園夙尚嘉遯常慕陶弘景韓康伯之為人諸疾
累辟皆辭嘗作詩述其志曰樵溪不與世間通高卧東
山異謝公占得烟霞吾已老清風鶴唳白雲中又曰擲
金附大鑪不問復如何輕裘緩帶春風中昇平久浴堯
恩波人間三島滿架書階前豐草絕掃除縣吏為我取
直廡為我安眠護我廬君不見富春山中遁榮者羊裘
閒釣大澤魚釣臺幸有伸足地焉載人禍上人車終身
不仕

近世叢語卷之六終



